

月季花开醉梧溪

□ 叶子清

清明过，谷雨临，福安穆水之滨，康厝畲族乡梧溪村——这颗被时光轻拥的明珠，正静卧在层峦叠翠间，被漫山遍野的月季花，醉得眉眼弯弯。双休时日，这里成了亲子游的天堂，人们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，一头扎进春夏之交的月季柔情里，沉醉不知归路。

梧溪，单是名字便自带诗意与宁静。它原叫梧卢村，因村前那片宽阔砂石地状若小岛而得名，辖梧卢、坂头、岐山三村，高、黄、吴、林等姓氏人家在此和睦而居。岁月流转中，它悄然更名，恰似一位洗尽铅华的女子，眉眼间更添温婉从容。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穆阳溪，梧溪便坠入了金色的梦境。三百亩油菜花海在梧卢坪肆意铺展，金浪翻涌，蜂蝶踟蹰，与远处的云絮共绘一幅《溪山春晓图》。阳光穿透薄如蝉翼的花瓣，在地上投下斑驳光影，淡香漫过鼻尖，让人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。溪畔古榕垂下缕缕气根，轻抚水面，将树影揉碎成粼粼金波，时光仿佛在此刻静止。

花丛中，蜜蜂忙碌的身影穿梭其间，为春日图景添了几分灵动。小外甥哪怕被蜜蜂叮一口，想拍又不敢动。春风掠过，花瓣簌簌飘落，像一场金色的雨，温柔地覆上土地，也轻轻触碰着每个过客的心。

谁说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？梧溪的四月，正是花事最浓时。丙午年春，油菜花

还在尽情舒展，月季花已急不可耐地赶了趟春的盛宴。周日上午，春光明媚，福安市花卉名誉会长林老相邀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月季之约，让我们奔赴梧溪。临近正午，村里却愈发热闹，轿车一辆接一辆驶进“月季花海”，将松林间的咖啡屋围得水泄不通。

村前百亩月季正肆意绽放，柔情似水，风姿绰约。红的热烈，粉的娇羞，白的纯净，黄的明艳，每一朵都有自己的雅称：大红的“婚礼之路”“遥远的鼓声”，似在诉说热烈的期许；粉色的“冥王星”，带着神秘的浪漫；金黄的“艾菲”“辉煌”“苹果挞”，像阳光揉进了花瓣里。这些雅致的名字，为小村庄添了不少温婉韵味。

本不想打扰乡贤高贺良，他却闻讯赶来，主动当起向导，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各类月季品种。每棵月季价值不菲，动辄三四千元，听得人惊叹连连。眼前这繁花似锦的盛景，是他十余年斥资数百万、辛勤耕耘的成果。月季不似春花那般热烈奔放，它以含蓄而持久的姿态，诉说着季节的故事，每一朵都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静候着有心人的驻足。

漫步在月季花丛中，潺潺溪水声在耳边流淌，淡香萦绕鼻尖，心灵仿佛被洗净了尘埃，所有烦恼都随风飘散。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，让人甘愿停下脚步，细品这份宁

静。美女俊男们三三两两而来，或在花下拍照，或于亭台品茗，好一幅世外桃源的悠然图景。

四月的梧溪，朵朵月季恰似万千娉婷少女，缀满枝头，与晚霞争艳，点亮了春夏之交的村庄。“月季花海”里，人们忙碌而喜悦，拍照、闻香，脸上满是幸福。吐翠的柿叶间，“柿柿如意”的祝福格外醒目，这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梧溪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。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回响，每一眼都能捕捉到生活的诗意，这里不仅是视觉的盛宴，更是心灵的归处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岁月静好。

梧溪的四月，是一首流动的诗，一幅变幻的画，春夏之交的月季柔情，写满了它独有的韵味与故事。时间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静静诉说着关于自然、生活与希望的永恒篇章。难怪它能在2021年荣膺福建省第四批高级版“绿盈乡村”。乡贤高贺良笑着说：“原先外出谋生的村民，如今都回来创业了。”

梧溪之美，月季醉人。这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，总能唤醒人们对自然与乡野最本真的眷恋。



春归穆阳忆故里

□ 陈菊

少时离家，在异乡工作半个多世纪，虽然每年都抽时间回乡探望亲友，总是匆匆未能尽兴，待到退休，终于能回到故乡，过一段悠然自在的慢生活。

故乡穆阳古镇，一砖一瓦，都藏着我家少时的时光，穆阳的水养育我成长；一溪一水，都载着我儿时的记忆。穆阳溪的流水，曾伴着我走过懵懂童年，青石板路的纹路，曾印下我奔跑的足迹，古镇的烟火气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印记。年轻时怀揣憧憬远赴异乡，为生活奔波，为岁月忙碌，故乡便成了心底遥遥相望的念想，与父母兄弟姐妹分隔两地，各自忙碌，唯有偶尔相聚时，才会絮絮说起故乡的旧事，梦里反复出现的，都是古镇的模样，是古厝的炊烟，是溪风的清凉，是乡音的温柔。

暮年的我，对故乡的念想愈发深沉。夫家与娘家都在这座古镇上，家里的房子，都是地道的穆阳古厝。娘家的老宅，是我儿时朝夕相伴的地方；而夫家那座古厝，在古镇更是格外有名，一进大门，就是那间被长辈称作“大厅长”的大厝。厅堂宽敞气派，梁柱高大，雕花繁复，飞檐翘角透着当年的名望与家风。小时候

跟着长辈穿行在这座大厅里，常看见走道厅的娉婆家，一家老小围一桌吃饭，夏日桌上吊着一块大大的厚纸皮绑了二根绳子，叔公在来回拉着。纸皮在桌上晃悠悠的扇着风。总听长辈讲起这座古厝曾经的故事，也隐隐感受到一种属于家族的底气和文脉。娘家和婆家两座老宅相距不远，一条巷子拐两个弯儿就到了，那短短的距离，却承载了我一生的牵挂。

如今，耄耋之年与姐妹一同闲归故里，并肩走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儿时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。我们沿着穆阳溪缓步而行，看着眼前潺潺流淌的溪水，瞬间就想起了童年时光：那时的我们，总爱结伴跑到溪边，踩着清凉的溪水嬉笑打闹，捡鹅卵石、追小鱼虾，笑声顺着溪流飘远，整个溪边都满是我们无忧无虑的欢闹。阳光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映着我们年少的脸庞，那些无拘无束、肆意奔跑的时光，是刻在姐妹心底最珍贵的童年印记。如今再立溪边，风景依旧，只是岁月悄悄染白了青丝，半生的岁月沧桑，都在这熟悉的溪水声里，化作温柔的感受。

漫步在古镇街巷，穆阳古镇从不是单薄的山水小镇，千年的历史沉淀在肌理之中，穆阳溪穿镇而过，潺潺流水淌过岁岁年年，滋养着一方水土，见证了古镇的往昔繁华。这条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的青石板街，曾车水马龙、商贾云集，正月农历十一这天，古镇的年味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，这是穆阳传统的赶集节日。

凌晨，穆阳商贸街便被赶墟的人潮挤得水泄不

通，沿街摆着各种民间农具与工艺品，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着乡音，民间文艺队，舞龙、舞狮，踩高跷，锣鼓喧天……两旁古厝白墙黛瓦，飞檐翘角间，都藏着数不尽的烟火故事与人文传奇。儿时穿梭巷弄的嬉闹，与古镇千年的历史交织在一起，一半是年少回忆，一半是岁月温情，满心都是归属感。

春天的穆阳古镇，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，我与姐妹从不愿闲坐家中，日日行走在故土田野里。桂林桥下的油菜花金黄顺着田垄绵延与穆阳溪水相映成画，春风拂过，花浪翻滚，清甜的花香漫遍山野，蜂蝶在花间起舞，满眼都是蓬勃的生机。时光流转，风景依旧，这份欢喜与心安，是异乡岁月里从未有过的。

田间的油菜花热烈烂漫，院落旁、溪岸边的桃花则开得温婉柔情，粉白的花瓣缀满枝头，或倚着古厝院墙，或傍着潺潺溪水，微风一过，花瓣轻轻飘落，化作一场温柔的花雨，落在肩头，融进溪中。柔美的桃花，衬着古朴的民居，晕染出独属于穆阳的诗意，我们漫步花下，聊着童年趣事，说着半生过往，乡愁在春日花香里慢慢融化，只剩归乡的恬淡与温情。

每日清晨，我们伴着晨光漫步穆阳溪边，听溪水潺潺，闻鸟语花香，看古镇在晨曦中慢慢苏醒；午后便徜徉在花海与古巷之中，赏漫山春色，忆年少时光，看古镇烟火缓缓流淌。从日出到日落，脚步所至，皆是温情，眼底所及，尽是心安。这片养育我的土地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依旧温柔以待，既藏着我与姐妹的童年回忆，又连着我娘家与夫家的两座老宅，更包容着我暮年的归居，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底蕴，又有春日盎然的生机灵气。

半生异乡客，终归故土居。春归穆阳，守着故土繁花，伴着古镇烟火，牵着姐妹情深，走进一砖一瓦的古厝老街。这方水土，这份乡愁，这抹春色，这份情谊，终将成为我余生最珍贵的眷恋。

抬头追云影，滴露润故土

——读缪之山先生诗有感
□ 禾源

翻阅《适庐吟草》集，见林伟老师为缪先生的画像，我觉得有点刻意往国字脸靠，吾初见缪先生，大概是这画像后五年。那时他偶叼香烟，烟，似乎架于茶盏之上，而非小碗之托。身材亦显清瘦，给他披上一件长衫，定是古风扑面，文气袭人。

果不其然，其自号白云山子，斋号适庐，品品皆有隐者之风，士者之流。与其在柘荣拜山访水，交流中，其脱俗之见，不仅能让山水、草木、故事相生，且引导赏美、寻趣、达境，句句传神，令我钦敬有加。心生敬意，常会微信互候，一来二往，与他有关的书籍：或为诗集，或为其主编的书，渐渐进入了我的书房。想起他，翻阅如晤。今又读其《适庐吟草精选集》，几度提笔，欲书又止，又多番品读，搜肠刮肚，才挤出几行文字，以表诚心和敬意。

刘亮程在《文学，从家乡到故乡》中谈到，“家乡在我出生那一刻，把整个世界都给了我。文学写作的意义，正是重新诞生家乡世界”。这句话给了启迪。缪先生的诗作，就是他以家乡炊烟为线放出的风筝，与天光云影，一同徘徊在家乡上空，承载着他的诗心与悟境，俯瞰着家乡四季青山，不息川流，借云影漫步乡间，“路转溪流云水娇，半山花落半山谣。清幽最是乡间道，日渐高时月渐遥。”有时又如一缕清风，拂过耕者，指着南瓜，轻语细语，夸上几句。“芳名遍入庶民家，任尔闲谈架下夸。远去烟生成一笑，夕阳身处顶呱呱。”诗作的每句诗行，皆长在家乡的土地上，随炊烟燃起五味人生，借地气升腾悟得人生气象，挣脱庸俗羁绊，直与云齐，追云而行。可谓是知世俗而不世俗，知世故而不世故。

境高而非心高气傲，意远而非疏离尘泥，缪先生心似清露，长怀大地。正如近代学者马一浮《旷怡亭口占》一诗的“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”所述，大格局中有软心肠，有温情，一字一露珠，滴在家乡的土地上，滴在其行吟之处。“依山石径明，滴水鸟声甜。人醉情难尽，江南四月天。”这是其书写《亮和堂》；“雨歇开山锁，风摇喜树人。今朝此间坐，独许驻精神。”是其《题楮坪》。缪先生参悟了刘勰所言的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“酌奇而不失其贞，玩华而不坠其实”真谛。处处行走，滴露成行，境高而情不孤、意远而心贴地也，堪称诗家真境界。

写到这里时，缪先生温文之声又传来“禾源啊，这次流感用民间验方治吧！我在微信上给你两个方子，一方治病，一方复元。您切记，切记！其中的用量必须精准，不可随意增减分量。”此中严谨，如行吟之格律。吾得其心在野，情怀大地，一枝一叶总关情；吾得其诗词格律，范诗也范行，时刻严谨。生活成就其诗词，诗词又滋养其生活。他在《致儿子一封信》中，引用了《傅雷家书》中的“做人要既热烈又恬静，既深刻又朴素，既高傲又温柔，既微妙又率直。”赠给儿子，并析曰：做人要有度，有度，可以说是风度，是修养，是境界。缪先生可谓把这个风度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吟咏于诗作。

斋号“适庐”，一庐可栖心，寸土可寄情。缪先生以诗为声，不逐浮华，不尚虚辞，于日常风物间见真情，于桑梓故土中见风骨。笔墨虽轻，情意弥重，既是个人心迹之写照，亦是对一方水土的深情回望。以点滴诗意滋润家乡文脉，为乡土文化之树常青，写下属于自己的真诚诗行。

品读，再品读，沉浸诗境，钦羨不已，欲表难及，趁新春伊始，献一份祝福！缪先生，一诗一花，馈家乡满园春色！

乙巳年腊月廿二日，于听月轩

